

首獎

輕一點，好嗎？

李智達

角色

Anne：女主角，第一場是十五歲，隨著劇情發展，在第四場是三十歲。

Anne 的媽媽：四十多歲，略瘦，略為拘謹。

醫生：四十多歲，自信的男人。

攝影師：約三十歲的男子，有氣質的藝術家。

主持：四十多歲，說話尖銳。

安妮：地洞的女孩。

John：奧美拉城的旅客。

※ Anne 可以由不同演員輪流演出，以示年齡和心態的變化。

※ Anne 的肥胖，可見於舞臺上的投影（第一場結尾 Daisy 視點的家庭錄影機片段、第三場 Daniel 所拍攝的照片、第五場 Anne 寓所各處的錄影機），而未必是表現在演員本身或通過化妝。

第一場

【燈亮。舞臺是 Anne 的房間，她坐在床上。】

Anne：我叫 Anne。我睡在我的床上。在我的房間。

我今年十五歲，在這個星期日的夜晚，我好期待明天上學——會見到課室坐在我旁的同學，上羽毛球課，還有人很好但唱歌好難聽的 Miss Li。

【媽媽入。】

媽媽：Anne C.

【她敲了兩下門。】

媽媽：Anne，你睡了嗎？

Anne：還沒有，你進來啊。媽媽每天晚上都有一個習慣，就是在我睡覺之前，找我聊天一會兒。

媽媽：我每天晚上，都會找她聊天，聊一會兒。她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Anne：媽媽會問我，收拾好書包了嗎？

媽媽：收拾好書包了嗎？明天記得要帶羽毛球拍，

還有——

Anne：——記得不要笑 Miss Li 唱歌破音，我沒有笑

她，我笑是因為我真的好喜歡上她的課，她對我們很好，真的。

【二人笑。】

Anne：我也很喜歡每天晚上跟媽媽聊天，但是我沒有告訴媽媽。【Anne 笑。】正當我們聊得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間，我開始咳嗽。

媽媽：突然間，Anne 開始咳嗽——【Anne 咳。】

她已經咳了一個月了。你還好嗎？要不要喝點水？

Anne：不用了謝謝。我連續咳了差不多十秒鐘，我知道媽媽在看著我所以我想快點把咳嗽停下來，但是我停不了，反而咳得更厲害。【向媽媽。】我 OK，不用了謝謝，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媽媽：你咳得臉都紅了！對不起——

Anne：我沒事啊——

媽媽：一定是因為上個月，明明天氣還有點涼，我

為什麼還要帶你去游泳。

Anne：我只是還有一點點痰，還有一點點咳嗽。

媽媽：就是因為你著涼然後我沒有好好照顧你，所以——你就一直沒有好過來。

Anne：不是啊，我真的快要好了，就那麼一點點咳嗽而已。

媽媽：你這樣下去會有肺炎，可以很嚴重的，為什麼我沒有帶你去醫生——

Anne：媽媽，我真的OK啊。

媽媽：明天早上，我打電話去學校請假，我們去看醫生。

Anne：什麼？明天學校有很多活動，我根本就沒有事，我不想吃藥啊。我焦急地說著，一不小心噙了口水，又開始咳。【Anne咳。】我繼續講，我沒事，我沒事啊。

媽媽：你聽聽，你咳到聲音都沙啞了，對不起，我怎麼會讓你咳成這樣，我實在是太失策了，我應該上個月就帶你去——

Anne：我真的沒事啊。

媽媽：我應該上個月就帶你去醫生——我一邊講，不知道為什麼眼淚就開始流下來，我太緊張了。

Anne：好了，沒事了，媽媽，我們明天早上，一起床——我們明天早上一起床就去醫生！我看著哭泣的媽媽，呆了。

【燈光轉變。】

媽媽：第二天早上，我一大早就開車帶Anne去看我們一直光顧的家庭醫生，算一下，Anne上一次找他已經是六年前了。

【醫生入，一個四十多歲，充滿自信的男人。】

醫生：上一次來已經是六年前囉！

媽媽：是啊。醫生笑得很開心。

醫生：我認得你。

Anne：怎麼可能啊？我長大了很多。

醫生：你和你媽媽長得一模一樣，都長得那麼美。

Anne：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媽媽突然說——

媽媽：哎呀，我的車好像沒有鎖好，我先去看看，很快回來。

Anne：就留下了我和醫生在這裡。

醫生：Anne 小妹妹——你有什麼不舒服的？

Anne：我有一點點咳嗽，但應該快要好了啦。

醫生：一點點咳嗽？咳了多久？

Anne：一段時間吧。

醫生：一段時間——是多久？

Anne：可能也……差不多一個月。

醫生：曄，一個月！

Anne：其實——

醫生：——為什麼你不直接說你咳嗽了一個月？

Anne：因為……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嚴重，但其實我

只是斷斷續續的——

醫生：小妹妹，我在幫你，OK？那麼在一個月前，

你是因為什麼原因開始咳嗽的呢？

Anne：應該是著涼了吧。

醫生：著涼？

Anne：那天我和媽媽去游泳，然後——

醫生：游泳！公眾游泳池！為什麼這麼重要的資訊

你剛剛不跟我講？

Anne：我——

醫生：那我不可以排除你有——肺炎的可能性，游泳池！是很多微生物還有細菌病毒都可以出現的地方。

Anne：媽媽為什麼還沒有回來。我想走。

醫生：你沒有說真話啊，小妹妹。現在，我要幫你抽血。

Anne：抽血？我只是有一點點咳嗽，我不要抽血。

醫生：你不相信我。

Anne：我要走啦！我要找媽媽！

媽媽：我一回到診所，就聽到 Anne 在大叫，我問：

發生什麼事？

Anne：媽媽，我沒事啦我病好了，我要走啦——

醫生：太太，我要幫 Anne 小妹妹抽血，很可能上

個月她在游泳池感染了病毒，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併發症的出現。

Anne：我不要啊，我只是有點咳嗽，我——

【燈光轉變。】

Anne：我看到媽媽又開始哭——我就沒有反抗了。

【在舞臺中央，Anne被醫生用針筒抽出一支血液。】

Anne：醫生叫我們留在診所，等，等化驗結果。兩小時後，醫生叫媽媽進去，好久。媽媽出來了，沒有跟我講醫生說了什麼、究竟我的狀況如何。然後，我們拿了藥就回家了。

【燈光轉變，場景變成飯廳。】

Anne：之後的一個星期，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就是——【Anne開始吃飯。】我剛坐下吃飯，才吃了一會——

媽咪：吃飽了？我要收拾囉。

Anne：媽媽在我吃了十五分鐘左右，就會開始收拾餐桌，打包食物，有時我碗裡的飯才吃了一

半，她也會拿過來收。媽媽，我——還沒有吃完啊！

媽咪：哎呀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你繼續吃吧。

Anne：然後，過了五分鐘，她又會開始很快地收拾餐桌。她會說——

媽咪：都夜了，太晚吃這麼飽不太好，而且食物冷了吃下去對身體也不好，你會咳嗽的。

Anne：我想，雖然我已經沒有在咳，但是媽媽可能還在擔心我，她這個人有時候就是比較緊張，我明白的！因為我是她的女兒啊！

【Anne笑。】慢慢就會沒事。

【燈光轉變。】

Anne：今天天氣真的很好！我和我的好朋友Emily去了一家百貨公司，我好緊張啊，因為我買了我人生第一套兩件式泳衣——【笑。】各位，我剛剛生日了，我已經十六歲了！而且我已經受不了那種給國小學生穿的童裝泳

衣。Emily和我一樣，一直都想買一套美美的泳衣去沙灘玩。

【Anne慢慢脫下外套和褲子，露出裡面的泳衣。】

Anne：我帶了Emily回家，我們在我的房間換了泳衣，我覺得自己【笑。】真的還蠻好看的！我開始在笑，不知道為什麼Emily也開始笑，她追著我，我們開始跑。我從房間跑到大廳，然後媽媽就在那裡，我跑過去抱著媽媽，我問，你看看，我漂亮嗎？你看看我——媽媽呆了。

媽媽：為什麼你胖了這麼多，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腰——明明你一直都沒有這團肉的，你不是上學的時候偷偷買了好多零食。

Anne：我呆了。我沒有啊。Emily都呆了，突然Emily說她要去補習班，很快就換好衣服走了，我——我——

【燈光轉變。】

醫生：太太，根據驗血的結果和我的臨床觀察，我

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小女孩的情況很危險。

媽媽：什麼？

醫生：她的體質，還有遺傳因素，令她有很大機會在未來三年體重急劇上升，達到我們醫學上說的「痴肥」。

媽媽：怎麼可能？是的，我有跟你講過我爸爸是個大胖子——但現在Anne還是一個很正常、標準身材的女孩。

醫生：我只能說是醫學上的觀察，還有——我觀察剛剛和她的溝通，她有一種——反叛的傾向，很容易就會變成一種偏執，其中一個可能導致的行為就是暴食。我做了醫生幾十年，這個情況很常見，【醫生笑。】變成一個痴肥的女人，在美國，很普遍啦，其實都沒有什麼大不了，是不是？

媽媽：當然不是！我——

醫生：除非——

媽媽：除非——我好好管教她。

【燈光轉變。】

Anne：媽媽很冷靜地跟我複述那一天醫生說什麼。

我穿著那件泳衣，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媽媽看著我——

媽媽：所以，醫生說的話是對的。

Anne：我很小聲地說，可能我真的是重了一點點，

但應該只是正常發育，我——

媽媽：幸好，幸好我有在留意，如果我不是每一餐都看著你，你已經變成一個大胖子了。

Anne：我沒有說話。回到房間，把泳衣脫下。【停

頓。】我根本就沒有變胖，我——

為什麼，明明一開始，我就只是有點咳嗽，

為什麼會——

【燈光轉變。場景變成飯桌。】

Anne：往後的日子，我可以肯定，晚餐的分量比以前少了一半。

然後，她會有意無意，在我看電視的時候，

或者是在我和我的小狗 Dora 玩的時候——

媽媽：有空就去跑步啊。

Anne：她說的時候甚至不會看著我。可能如果她看著我，她會狠不下心這樣做。【吸氣。】好。我跑。

【燈光轉變。】

Anne：我真的瘦下來了，那是當然的——我少吃了
很多還有做了好多運動。但是，三個月之後，
我開始覺得好餓，餓到我完全沒有辦法睡
著，每一刻我都在想食物。而且我發覺——
我的月經停了。

有一次，我體育課跑步，一下子就暈過去了，
我在醫療室的床上，看著天花板——我終於
想通了，我不可以這樣子下去。

我在我儲了好久的零用錢裡——本來我是想
去買一臺單車的——我拿了一些錢，買了四
包麵包，十罐罐頭，藏在我的房間裡。【Anne

笑】原來不是很難。以後，媽媽給我的零用錢，我都會盡量用來買食物，就藏在我的房間，好像一個防空洞。每次吃的時候我都會鎖好門，我開始知道要買什麼吃，什麼食物沒有那麼多碎屑，沒有氣味，但又好吃的。

Anne·媽媽很開心，因為她發現我習慣了，習慣了吃這麼少，那我就不會變成痴肥。然後我也習慣了，自己一個，吃到我開心、滿意為止。

【燈光轉變。】

媽媽·醫生打電話過來。他說他想關心一下 Anne 的狀況。這幾個月其實我有好多疑問，其實我有沒有做錯？我很怕看到 Anne 的眼神，我不知道怎樣去解釋我的擔心。我再也沒有每天晚上在床邊和她聊天。但是，醫生說——

醫生·她沒有變胖，對不對？所以，你成功幫助了她。很好，這是你做媽媽的責任。

媽媽·然後，他說，你知不知道潛在痴肥的人性格是怎樣？

醫生·這種案例很特別，和她的反社會人格有關，她們有很多——祕密——她們會特意去藏起一些東西，就在一些沒有留意的細節，然後你一直不理，終有一天就會反彈，像炸彈一樣。

媽媽·對不起，醫生，我——不可能這樣去想
Anne，管教當然是對的！但是我不會形容她是反社會——

醫生·聽起來，你好像處理得很好，比我更專業的樣子。OK，你說她「沒有變胖」，那她現在是多重？她是真的沒有變胖，還是你天天看著她所以不覺得她胖了，她現在的體重是向什麼趨勢發展呢？

媽媽·【小聲。】我——不知道……

醫生·你有責任，我們都有責任。

媽媽·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認真看過 Anne——

【燈光轉變。】

媽媽：我買了一份禮物給她。一臺單車。她一直都

很想要。

媽媽：我要給她一個驚喜。

媽媽：我沒有敲門，在她上學的時候，我進去她的

房間。

媽媽：我不是要查什麼！我只是要放下禮物。

【停頓。】

媽媽：我打開了她的抽屜，裡面有素描筆、練習簿、

削鉛筆機。

媽媽：我拉起她的床單，翻開床褥，再看看床底下，

有行李箱、溜冰鞋、一盒大富翁。

媽媽：我打開她的衣櫃——

【燈光轉變。】

Anne：媽媽？

媽媽：白麵包、沙甸魚罐頭、洋蔥味薯片、茄汁

豆——

Anne：你在這裡幹什麼啊？

媽媽：巧克力脆片、蜜糖星星、盒裝牛奶、爆米

花——

Anne：為什麼你翻我的東西？

媽媽：你——說謊。你說謊。

Anne：我——

媽媽：是你自己決定的。我是你的媽媽，我已經盡

力了。反社會人格。醫生，醫生他——說得

對。

【燈光轉變。】

Anne：以後，就沒有以後了。我放棄了。我不停地

吃，甚至我不再介意有沒有人知道，差不多

所有的時間我都在吃。

很好笑。如果我一點都沒有變胖，那就證明

醫生叫媽媽對我做的飲食控制，進行得非常

有效。

如果我變胖了，那就證明了，我是需要被人

控制，他們控制我是對的。

我永遠都是錯的那個。

每天晚餐的時候，我會竄出客廳，吃得很快。媽媽——好像有預感我會走出來，她會走開，我一吃完，立即就躲回房間——好像一隻老鼠那樣。

【燈光轉變。】

Anne·聖誕節。叔叔，和他的老婆，帶著他三歲的女兒 Daisy 過來慶祝。已經好久沒有人來過了。我在房間裡面聽到，他們玩得很開心。我聽到 Daisy 在笑，其他人都一起在笑，Daisy 一定是很可愛很討人喜歡。他們播聖誕歌，我聞到火雞，還有蘋果派的味道。其實——其實我和媽媽，只是有一點點誤會，只是需要其中一方願意先走一步，我們就會和好如初——我不介意，不是，我是願意做先開口講對不起的那個人。我走出去，好久沒有那麼緊張了，我一看到他們就大喊一聲，聖誕快樂！

【燈光轉變。】

媽媽·Daisy 一看到 Anne 就瞪大雙眼，不停大叫，不停尖叫——

Anne·所有人都看著我，呆了，Daisy 不停大叫「怪物啊，怪物啊」，她口裡還咬著食物，所以其實我聽得不是很清楚，但我肯定她說我是——

媽媽·「怪物啊，怪物啊」，她不停地大喊——

Anne·我很生氣，因為這樣很不公平，我控制不了，我大叫，「你閉嘴！我不是怪物，我不是怪物啊！」

媽媽·Daisy 突然停了下來，眼睛瞪得很大，叫聲變成了很用力的呼吸聲，她噙到了。

Anne·怎麼了，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啊？

媽媽·叫救護車，叫救護車，快點啊，【轉向 Anne。】你出來幹什麼，你究竟出來幹什麼？

你走，你走啊！

Anne·我站在那裡，他們一直在喊但是我什麼也聽

不到——我看著掛在聖誕樹上面金色球裡面的自己，我看到——
一個三百磅的我。

【燈暗。】

【或投影出Daisy視點的家庭錄影機片段。】

第二場

有一座城市，叫作奧美拉城（Ornelas），是一個快樂的城市——這裡很文明，沒有勞民傷財的皇帝，也沒有三餐不繼的奴隸。

沒有鋪天蓋地的廣告，沒有令人一夜破產的投機市場，也沒有一觸即發的核武器。

是一個幸福的地方。

有一天，一個來到奧美拉城旅行的男人，他叫John。他走著走著，突然聽到一點聲音，是有人叫他。

安妮：有沒有人啊？

聲音好小，好微弱的叫聲，但是他聽到，是一個女孩的聲音。

John沿著微弱的聲音，一直走進草叢，經過森林，到達一個荒廢的礦場，他看到地上有一個洞，一個好深的地洞。

安妮：有沒有人啊，有沒有人來救我們？

John：有啊，有啊！

他從地洞看下去，很深很深，什麼也看不到。

安妮：救我啊，我叫安妮。

下面這個女孩——

安妮：我叫安妮。

安妮：我們一家人在下面，我，還有爸爸媽媽，啊，還有一個意外掉了下來的男孩，他叫彼得。

我們就在這裡，不見天日——絕望、孤獨地等待有人來救我們——終於，你出現了。

這個地洞好深。

John：你們避開一下！

John把一塊石頭掉下去，聽不到任何回音。

安妮：你救我們出去，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

奧美拉城的市民，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但他們不肯救我們。

這個地洞好深，太深了，不可能游繩爬下去。

安妮：你救我們出來，我會帶給你幸福——還有財富。

John 不肯定他有沒有聽錯，他問：財富？

【燈暗。】

第二場

【數年之後。】

【這或許是另一個演員。體重三百磅，二十歲左右的

Anne。】

【舞臺是攝影場地。攝影師和 Anne 正在拍照。】

攝影師：把衣服脫下。

Anne：什麼？

攝影師：把衣服脫下，我要拍照。

Anne：我——怎麼說呢，我是一個 Plus size model，

你叫我穿什麼類型的大碼衣服都可以——
但我不做——那種事情。

攝影師：我也不是要做「那種事情」。我這次攝影集的主題，是要收集不同的裸體——你做不到，沒問題，我找另一個人。

Anne：我不是做不到，但是……

攝影師：但是？

Anne：但是……我的裸體……不好看。

攝影師：好看或者不好看，是我鏡頭關心的事，與你無關，對不對？

【Anne 開始脫衣，觀眾看到全裸肥腫的身體，Anne

一邊脫，一邊說。】

Anne：就是這樣子開始的。他不停地從不同角度

拍攝，我自己——很少去看鏡子裡面的自己。我很想避開，不想讓他拍到，但是當你身上一件衣服都沒有的時候，你根本無處可逃。

攝影師：你不要這麼緊張啦。

Anne ·我——不是很習慣。

攝影師：不如你想像一下——我們就生活在一個世界，那裡全部人，都好像你一樣，身體比較巨型，這樣才是「正常」，沒有需要覺得尷尬。

【攝影師笑。】

攝影師：我覺得你對鏡頭的反應很快，我可以肯定這套作品會挺不錯的，所以——可能你平常會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但是今天，在這個 studio 裡面，你就想像全世界都和你一樣，像我不長肉、營養不良的才是正常。【攝影師笑。】如果世界真的是這樣，那時你一定會是最美的那個，我肯定！所以，你就放鬆心情吧。

Anne ·我看著他笑，我也開始笑，然後，我們很開心地拍了兩個小時，我還以為只是過了半小時。

Anne ·然後他說——

攝影師：好！完成！

【燈光轉變。】

Anne ·他把本來打在我身上的燈關掉，突然間——我好像回到了現實世界。

攝影師：你……把衣服穿上？

Anne ·：【緊張。】哎呀，是的，我沒有穿衣服，我——

攝影師：然後，我們開一支酒慶祝？

【燈光轉變。】

Anne ·：然後，我們談了很多東西。

攝影師：——哦！原來你是讀時裝設計的？

Anne ·：看不出來吧？我設計的裙可是很受歡迎的，只是，我自己不會穿，不適合我穿，穿不下，哈哈。

攝影師：你的思維太僵化了，這樣動不了，給外在世界困死了。

Anne ·：我知道，在這個 studio 裡面，是你不長肉、營養不良，你不正常！

【二人笑。】

攝影師：真的，我覺得你好美，如果——以後我再找你拍攝，你會不會再來？

Anne：什麼？會——應該會！

攝影師：那時候，你可以穿上你設計的裙子嗎？

Anne：我沒有試過，不過，應該——把裙子改一下，也可以的。

攝影師：然後，我就走過去，親了她一下。

Anne：你幹什麼？

攝影師：對不起，我——

【燈光轉變。】

Anne：然後，我差不多每隔一天就會去 studio，我們會拍照。我還會跟他講我怎樣設計，有時我會講很長很長，他都會靜靜地、微笑著在聽，然後我們拍照，什麼都拍，時裝的、性感的、全裸的。他的眼睛，真的看到很多細節和變化，我開始真的覺得，在他的鏡頭下，原來，我也可以很美，【Anne

笑。】是這個世界不正常。

Anne：然後我消失了一個星期。

【燈光轉變。】

Anne：自從我從家裡搬出去，我要負責我的房租，還有學費，水電費和所有雜費。我——沒錢交租，終於給業主趕了出去。然後我的手機也給電訊公司停了，【笑。】注意啦！其實我是有錢去付電話費的，但是，我已經沒力去處理這些東西，就和那些信用卡的月結單一樣，我連信封都沒有打開——因為就算這個月我可以搞定，下個或者再下個月我也沒有錢。還有那些學費貸款，我應該只可以破產吧。

一個星期後，他突然出現在我暫住的那間二十四小時麥當勞。

【燈光轉變。】

攝影師：你——一句話也沒說，就消失了——你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Anne · 他把我帶回了他的 studio。

【燈光轉變。】

Anne · 我們做愛。然後他說——

攝影師：我要做一個 project，起碼一個月，由你做

主角。你可以住在這裡。

Anne · ……條件是？

攝影師：沒有。除了要準備二十四小時工作。

Anne · 然後，他把我的電話，還有錢包都收起來，

他說——

攝影師：你有突然失蹤的前科。

Anne · 這樣——

攝影師：你答應我，留在這裡一個月，暫時不要理

外面的世界，好不好？

Anne · 那——

攝影師：就一個月而已。對不對？

Anne · ……對。

【燈光轉變。】

Anne · 在這裡，他不讓我碰電腦還有電話，這實

在是——

——但真的會有人找我嗎？沒有，不會有人找我，我知道，因為在我最窮的時候，我根本就想不到可以打給誰求救，也沒有一個人發現我流落街頭，除了他。【燈光轉變。】

Anne · 他——真的可以二十四小時工作，不停地拍，改變燈光，奇怪的角度，他有時會看著我好久久，看著我一個小時兩個小時，要我擺一個很難維持的姿勢但不可以動。他很專心很專心地去想究竟下一張照片要拍什麼，想到他開始要吃止痛藥為止，因為他想到頭痛了。

Anne · 我很想幫他，我跟他講，你不如休息一會吧？然後他——

【攝影師把相機用力拋在地上。】

【攝影師用力用手打桌面或地板。】

攝影師：休息！休息！休息！就只會休息！

【攝影師手按額頭，很頭痛的樣子。】

Anne：然後，他打電話，叫了四個家庭size的

pizza外送。

攝影師：你不是要休息嗎？

Anne：……對不起。

攝影師：吃點東西吧。

Anne：好，你……也要吃啊。

攝影師：【溫柔。】……你想幫我，是不是？你想

我休息，是不是？

Anne：我不想你這麼辛苦。

攝影師：好，你幫我——把這裡的食物都吃光，四

個pizza。

Anne：我——吃不下這麼多啊。

攝影師：你吃得下的。你可以的。

Anne：……不要開玩笑了Daniel，我——

攝影師：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

【攝影師把五顆止痛藥逐粒倒出來，一下子吞下。

Anne啾啾。】

攝影師：你不幫我，我就會把整瓶藥吞下去。

【燈光轉變。】

Anne：我開始一口，一口地吃。他一直在旁邊拍

攝我。吃到第二個pizza的時候，我已經很

飽很飽。然後【吸氣。】我繼續，我跟自

己講：我不可以去想「吐」這個字因為我

真的會吐出來，我非常小心，很慢地吞下

第三、第四個pizza。

Anne：到我完成的時候，我真的是完全動不了。

Daniel看著相機，他開心得不得了，他甚至

開始一邊笑，一邊原地跳。

攝影師：你看，你看，你是多麼的美，多麼專注，

多麼強的意志。

【停頓。】

攝影師：吃東西，是人類最原始、最簡單的快樂，

不是嗎？

Anne：照片裡面我吃到整個臉上都是茄汁，我從

來都沒有見過自己那麼努力的樣子，很奇怪

怪，但是很特別的照片。聽到他這樣稱讚我，我也一起笑，因為我覺得剛才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值得的。

攝影師：你知道嗎？你留在我這裡，你可以做你真的自己——你是那麼美麗，你應該活得更開心更幸福。

【燈光轉變。】

Anne：然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過了一個月，半年，還是一年。因為我們沒有時鐘，沒有日曆。窗戶一直都是封死的，而且——我們長期都在喝大量的酒、還有大麻、還有不同的藥。他說——

攝影師：這樣才會找到，那一種狀態。

Anne：他還會調一款 cocktail 給我，是他發明的，他把酒命名為 Happy Anne。【笑。】我的名字。每次他打電話叫很多食物的時候，就會給我喝這杯酒。一直到有一次，他要

我吃好多好多個漢堡，我真的吃不下了，他又調 Happy Anne 給我喝。

Anne：我說，我真的吃不下了。他把一個一個漢堡撕成小塊，餵我吃。

【燈光轉變。】

Anne：一小時以後，我開始嘔吐，不停吐，吐到什麼都沒有只有水。突然間，我發覺我看到所有的東西都很模糊，我突然很怕光，好暈——終於他叫了救護車，這麼久以來第一次離開他的 studio。我連站起來走一步都不能，結果要三個人合力，才能把我抬上救護車。

【停頓。】

Anne：Daniel，他一直抓著我的手。

【停頓。】

Anne：一直到我們在急診室，醫生說要幫我做檢查叫他出去等，他才肯出去。醫生很快就判斷我是服藥過量，安排我去洗胃。

【停頓。】

Anne：我很用力地拉著醫生的手，因為我害怕他在外面會聽到。

【停頓。】

Anne：我說，我想我被人禁錮。

Anne：我從口袋裡拿出一個藥瓶，是 Daniel 會加在 cocktail 裡的藥，我偷偷地藏了起來，我問醫生這是什麼。醫生看了一眼，說，這是抗抑鬱藥。

Anne：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種藥常常會拿來給厭食症病人提高食慾的。

【燈光轉變。】

Anne：我是一個大碼模特兒，我被人禁錮了兩年，現在我的體重是——六百磅。

【燈暗。】

第四場

【地洞下安妮的故事。】

John 不肯定他有沒有聽錯，他問：財富？安妮她說——

安妮：……我在下面寫了一本日記，記錄了我們不見天日的生活，如果這本書成功出版，一定會大賣！你還可以把它翻譯成不同語言，世界各地的人都會搶購這本書——

John 想像，這本日記紀錄了地底一千米的生活，悲慘和絕望，同時又是堅持和勇敢，安妮還說——

安妮：在下面，我——和十八歲的男生彼得——發生了感情，我們只能在閣樓聊天，因為父母就在旁邊。啊！我們熱烈地相愛，但沒辦法在一起的痛苦，我們只可以靠寫詩來釋放自己的感情——每天晚上我都夢到他天藍色工

人褲的身影。

十幾歲的青春歲月不應該是這樣，John 心想，這本日記還是奇情的愛情小說！好！

安妮：獨家的版權，所有收入都會歸你。

John 特地找工程師的表弟過來，問他有什麼建議。

工程師表弟說，這個地洞，起碼一千米深。他說，要救他們上來，考慮到租用大型機器，聘請了解岩石結構的專家和大量工人等等，需要花費 John 所有的積蓄，再向銀行借貸，才會有足夠資金完成拯救工作。

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幫助有需要的人！John 心想，一個這麼慘絕人寰的故事，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John 寫了一封邀請信，邀請本地和國際媒體，一起來見證這個拯救活動。地下一千米生活的家庭，終於看到陽光，迎接新的生命！

John 心想，這就是日記最好的宣傳！全球直播，感人至深的照片，人性的光輝連繫全人類——然後，他們會爭相搶購這本日記，去了解這一家悲慘的人究竟經歷了什麼。

【燈暗。】

第五場

【數年以後。】

【六百磅的 Anne，大約是三個男人加起來的重量。

一團團的脂肪在她的腰、腿、頸，行動不便。】

【舞臺是 Anne 的寓所。】

【主持正在訪問 Anne。】

主持：——所以，你和你媽媽的關係不好？

Anne：是。我們很多年沒有聯絡了。

主持：是一種創傷？

Anne：創傷？

主持：可不可以說是一種心理創傷？

Anne：我不知道。

主持：你媽媽虐待你。她自己的焦慮症，還有單親

家庭的壓力，令她長期嚴格監控你的飲食，你營養不良，飢餓，才會有後來的暴食症。

Anne：我不會這樣講——老實說曾經我有一段時間恨她——但她其實是被那個醫生誤導，那個醫生硬要說我有病有問題，她才會——

主持：我明白我明白。【停頓。】你上一任男朋
友——現在還在監獄裡面——你會如何形容
你們的關係？

Anne：他——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但是他走
歪了，那段時間他和我都不是很清楚，但
是——

主持：但是？

Anne：他是我人生中最疼我一個人。【停頓。】
他真的看到我在做什麼，那時候我還在讀時
裝設計，他是真的欣賞和明白我的作品——
只是——

主持：你認不認為他有特別的性癖好？

Anne：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

主持：他喜歡胖的女人，不是一般的肥胖，是痴肥，
四百磅五百磅的那一種。警方在他的電腦找
到大量的色情影片還有照片，都是這一種。

【停頓。】你是知道的，對不對？

Anne：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只是喜歡我胖？

主持：我只是猜測。

Anne：我不會這樣講——每個人都有喜好，對不
對？就算你在找你的真愛，你也不會男女老
幼都可以，你也會有偏好，他只是——

主持：——他禁錮你，每天用藥物和大量的食物把
你從三百磅變成六百磅，心理學叫這種人
「Enabler」，這種人知道你有暴食的傾向，
然後他特地要鼓勵、縱容、甚至強逼你吃東
西，你同意嗎？

Anne：【小聲。】我相信——他曾經愛過我。

主持：他拍了你的照片會拿來幹什麼？用來滿足自
己？還是會賣出去？

Anne···【有點激動。】我不知道應該要回答什麼。

主持：你不要這樣，我不是要把話放在你的口裡逼你講，我只是問問題，作一些假設和推論，OK？

Anne·····OK。

主持：關於你和你的前任，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你恨他，如果是這樣，我可以拍一條影片，幫你 and 這個世界說你如何受到虐待，還你一個公道，讓有類似經驗的人有勇氣求助；第二個可能是，你原諒了他，OK，我已經去過監獄看他，現在他也後悔——我可以安排你們見面，他會親口道歉，我們會拍下來，觀眾也喜歡看浪子回頭，一個 happy ending。

Anne···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停頓。】

主持：什麼？

Anne···【有點憤怒。】我答應了參加你們公司的減

肥真人秀，不是在販賣我的隱私。

【燈光轉變。】

主持：我們在你家的客廳、臥房、廁所和浴缸都裝了鏡頭。

【舞臺投影出 Anne 的一個 close up。Anne 看到，覺得很慌張。】

主持：目的，就是記錄真相，關於你肥胖問題的真相，OK？

Anne···我們合約寫得很清楚，是我一個人參與這個減肥真人秀，就是這樣。

主持：所以，你覺得你的肥胖就只是你的個人責任。

Anne···我希望你只關心我的事，不要騷擾到其他人。

主持：所以你的肥胖，就只是你一個人的事？

Anne···我寧願你這樣講。

主持：所以所有事情都是你的責任。你習慣用食物去處理你的情緒，然後情緒就變成你暴食的藉口。你媽媽是你暴食的藉口因為你覺得她

不夠愛你。你那位前男朋友其實根本就沒辦法強逼你吃也沒辦法禁錮你因為你四百磅五百磅然後他才一百五十磅，其實你有很多機會可以逃走但是你沒有——就是因為你的心底裡其實也在嚮往這種生活，對不對？

【舞臺投影出由不同的角度，拍攝 Anne 無助驚恐的反應。】

Anne：我——

主持：然後我們納稅人就這樣養著一個一點用都沒有的肥人。我講的都很合理。對不對？

【停頓。】

主持：我來是要幫你，OK？你現在六百磅，其實你就是在等死啊，你的心臟很快就會受不了，在不遠的一天你的心臟會突然停工、衰竭，死了都沒有人知道。你也沒有錢去找醫生因為你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工作去付醫藥費。

主持：我，是你唯一的希望，OK？

Anne：——OK。

【燈光轉變。】

Anne：五百九十九磅，我依然住在我的家，但是感覺完全不同，所有事情都被人拍攝下來，你不知道哪一些會被公開播出哪一些不會。

Anne：五百九十七磅，我在跑步機上走了二十分鐘，是教練叫我做的——他說「已經不是跑步了，很容易！」但六百磅的重量壓在我的膝蓋很痛，我好像感覺到骨頭的磨蝕，我流了很多汗，我滑倒了整個人趴在跑步機上，全身在痛爬不起來。

主持：五百九十五磅，你看，就是這麼簡單——減肥，就是熱量赤字，你消耗的熱量多於你攝取的，就是這麼簡單，只要你不找藉口，每一個人人都做得到。

Anne：五百五十磅，身體向我求救，當你突然問大

量降低熱量攝取，原始的求生本能會不停、每分每秒地把飢餓的訊號傳給你，訊號要大到你立即跳起來出去打獵，因為大腦以為你這樣瘦下去你會死——極端的飢餓每秒都在我的身體裡面大喊大叫。

主持：五百四十五磅，【Anne 浴室洗澡的畫面，笨拙，醜陋。】一個六百磅的人，雙手沒辦法碰到她的背，沒辦法彎下來碰她的小腿和腳掌，沒辦法撿起在地上的毛巾。洗澡以後【舞臺傳來吹風機的聲音。】，如果不用吹風機吹乾一層層肥肉中間的水分，皮膚之間的溼氣會令真菌大量繁殖，皮膚會發炎、潰爛。如果不是我們付錢去請一個看護，Anne 根本完成不了洗澡這件事，我們是在拯救她。

Anne：五百四十磅。跑步機上面。我在喝蛋白粉沖成的飲料，好難喝，這就是我的午餐所以我一定要喝完它，除了它就沒有其他食物了。

主持：只要努力，我們就會有不同的未來。

Anne：我全身都好痛，我差不多是趴在跑步機控制板上，讓機器拖著我走，然後，我開始吐。

【Anne 嘔吐。大聲嘔吐。】

Anne：跑步機上面，黃膽水和蛋白粉。

【燈光轉變。】

Anne：然後我站起來。

【舞臺投射出不同角度的 Anne。】

Anne：我用鐵鎚，把家裡的所有鏡頭打破。

【投影隨著 Anne 的破壞逐個消失。】

【燈光轉變。】

Anne：我打開電腦，打開 YouTube，做了我第一條 mukbang 的影片——mukbang 的意思就是表演進食，大量地進食。為了慶祝我的自由，我一次吃了兩個 pizza。

Anne：我由一個減肥真人秀的參加者，變成了一個專門表演 mukbang 的 YouTuber。我應該自己

賺我應得的金錢，而不是給電視臺。

Anne：我的膝蓋因為這一個月的運動嚴重勞損，我連在家裡走動都有問題，但就是因為這樣，我才可以和電視臺公司講，我要控告他們不恰當的減肥方法導致傷殘——結果，無條件解約。

【燈光轉變。】

Anne：我很有天分，我真的可以吃很多東西，二十塊炸雞，十人分量的拉麵，三大盆刺身。這一次我是為了自己而吃。我愈來愈懂得玩這個遊戲，由一開始幾千個觀看到現在第一支一百萬觀看的影片。我可以靠自己生活。

Anne：我發覺我和電視臺走相反的路。

【燈光轉變。Anne 在拍攝 YouTube 短片。】

Anne：下星期一開始我要減肥，我要正視我的健康

問題——

【燈光轉變。】

星期一，我失敗了，是因為我失眠，結果吃

多了一點點——

【燈光轉變。】

星期二，我很努力，今天只是吃了西蘭花和雞胸。

【燈光轉變。】

星期三，我血糖好低，好暈，我的身體似乎習慣不了，所以我叫了麥當勞外賣。

【燈光轉變。】

星期四，我放棄了，我的基因就是不適合減肥，我還胖了十磅，那又如何？

【燈光轉變。】

Anne：很奇怪，我愈失敗，那些網民看得愈開心。

Anne：在網上，你可以講任何東西。

【燈光轉變。另一條 YouTube 短片。】

Anne：你們為什麼要對我吃一片蛋糕有這麼大的恐懼？每當身型比較大的人想吃多一片蛋糕，旁邊基因得天獨厚的白人男性就會用厭女的眼光，阻止因為基因缺陷而比較巨型的女性

進食——女人負責切蛋糕，但是她每吃一口，就要被男人用歧視的目光看著。女人減肥，只是為了做一件男人的性玩具。

Anne：愈多人討厭你，就愈多人看。如果電視臺是在賣拯救人生的故事，我就是賣——墮落的故事。

【燈光轉變。】

Anne：我在 Chicago 的 St. Regis 酒店，頂層，我一邊在吃海鮮，一邊看著窗外面居高臨下。

然後我好像得到靈感，老天突然問要我開口說話，我用手機拍著自己，然後我拍一拍外面的街景，我說——窮人，我真的好喜歡看他們的生活，看著他們掙扎、求生，為什麼我們不找一些方法消滅他們，就好像殺死老鼠和蟑螂一樣——

很多網民在留言區罵我，侮辱我，問我什麼時候心臟病發死。但是，他們看我的影片看得很開心。

【燈光轉變。】

Anne：半年後，我的 YouTube 帳號突然被人封鎖。沒有原因。官腔的文字說我違反了社群原則。

Anne：我當然不會服輸啊，我開了一個新帳戶，我要找回我的觀眾，但是這一次——演算法好似看不見我，我的影片沒有人看，只有零星的觀眾，沒有人留意，我好像——從世界消失了。一個月後，兩個月後，情況還是這樣。歷史又要重演？我又要被業主趕出去？要再做一次模特兒？

Anne：我要做一些更爆炸的事情。

【燈光轉變。】

【Anne 打電話給主持。】

主持：你找我幹什麼？

主持：我們沒有可以合作的空間——

Anne：你可以獨家播放我道歉的影片，然後我簽約，

再做一次減肥秀。

主持：有什麼好看？

Anne：我可以做胃繞道手術，切小我的胃；我可以做任何你安排的節目，我可以和出獄的前任復合同居，我可以表演和媽媽重修舊好，我會抱著她哭。

主持：……好，deal。

【燈光轉變。】

Anne：我約了電視臺的主持，去我最喜歡的 St. Regis 酒店。

主持：就在這裡，用我寫信幫你解禁的舊 YouTube 帳號，對著上百萬的網民直播宣布你的減肥計畫，好。

【Anne 對著鏡頭，開始發言。】

Anne：今天，我終於明白了。我突然發現，人生裡很多事情都只是一念之差，我開始覺得，我的人生是一場很長的惡夢——但是，只是一場惡夢，而且，我要醒了。那很好，我還可

以去嘗試很多東西，我現在在三十二歲，我能活到八十歲的話，我以前經歷的根本只是很小的事情。今天我請了電視臺的一位朋友，來見證我第二次的生命，我會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讓我好好地向這個世界說。

【停頓。】

Anne：我恨你們。

【Anne 捉著主持，主持大驚，Anne 一下子把主持壓在床上。】

Anne：我真的——很討厭你們每一個人。

【Anne 用枕頭壓在主持的頭上，主持手腳用力揮舞，想要掙脫，但 Anne 的身型實在太大，根本無法推開。】

【慢慢，主持腳軟垂下來，倒斃在床上。】

【Anne 把主持推開，睡在床上，拉好被鋪，安穩地睡著。】

【燈光轉變。】

【舞臺上投射出地洞的畫面，全球直播安妮的拯救狀況。】

John 看著大型吊臂，挖土機，棚架工人，日以繼夜地挖掘。他明白，自己距離發大財，就只差一步，他很感激自己有一顆行善的心。

【舞臺投射出安妮，乘著吊臂緩緩升起。】

全場人面色慘白，竟然地底下會有一個六百磅的巨人。

有人尖叫，「怪物啊，怪物啊——」

突然間，天色一變，全球直播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中斷。然後，來自各國的記者都突然收到電話，說附近有一場空難意外——他們紛紛收拾器材，趕去現場報導。連 John 的表弟，都好像不懂反應，帶著一班工人離開，去奧美拉城裡面的酒吧不醉不歸。

John 說，為什麼會這樣？

安妮拿著她的日記，她說——

安妮：我的家人還在下面，我求求你，救他們出來。

John：沒有人會想看看你的書，沒有人會想聽你的故

事。

安妮：對不起，對不起。

John：你——真的好恐怖。我花光所有積蓄，我還向銀行借了錢，就是為了你，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安妮：對不起，對不起！你救了我，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

然後，John 用盡他全身的力氣，把站在地洞口的安妮，推了下去。安妮完全反應不了往後跌。她想抓住一些東西，但根本沒有東西可抓；她用盡全力大叫，但大家都離開了沒有人聽到，就和你把一塊石頭丟下去一樣，聽不到任何粉碎的聲音。

【燈光轉變。】

所有人都知道，所有奧美拉城的市民都知道，安妮應該留在下面。因為，城市的活力和光輝，溫和的天氣，豐收，平等與和平，所有的幸福，都是來自安妮的痛苦。如果有人好心地把安妮救出來，如果

安妮可以無憂無慮、過正常人的生活——一夜之間，奧美拉城的繁榮和幸福就會化為烏有，天火焚城。這個，就是幸福的條件，或者可以叫做——奧美拉城幸福的祕密。

——所有市民都知道的。

【燈暗。】

作者介紹

李智達

李智達，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其後於香港演藝學院修讀戲劇藝術碩士，主修編劇。二〇二三年獲第六屆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貳獎。二〇二二年作品《西奧》於香港話劇團上演。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兼任講師及自由身戲劇工作者。

評審意見

徐堰鈴

現代人面對外貌焦慮和體重議題有著高度共鳴。〈輕一點，好嗎？〉此劇描述主角 Anne 從小到大，如何被家庭社會媒體操控個人體態，作者安排 Anne 在劇中越來越胖，使劇情節奏感十足不斷被推進，她個人的身體居然成了集體霸凌的戰場，身體政治在其劇本張力下，雪球般滾向惡運的深淵。形式上挪用了〈離開奧美拉城的人〉的意象，暗喻 Anne 終將變成下一個被埋在地洞中的痴肥安妮，人們避而不談的祕密，被社會邊緣化的妖怪異類，女主角荒謬的人生縮時呈現宛如一則現世寓言。書寫策略將敘述體和對白主客觀交互編織，使舞臺表現更有想像空間；行文幽默話語諷刺，筆觸簡潔有力，使全劇隱隱散發某種暴力美學，劇名也雙關地批判了還想推坑的共犯們。